



左
繡

二十二
二十三

昭

頁八季
至十七季

三十六
三

服部文庫
117
195
12



117
195
12



馮李驊天閑
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自華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允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三第二十二

經 丁卯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以首惡從殺例故稱

弟又稱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林哀公

卒是年滅陳十三年楚平王復封陳惠公吳立

○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

人于徵師殺之稱行人明○陳公子畱出奔鄭百為

立未成君非行人罪○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

亭遠疑○林書蒐始此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蒐于紅地

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此屢蒐皆三家所以耀武焉耳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

定之蒐不與格共殺假○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師書名罪之

大雩無傳不旱而○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

告壬午月秋雩過也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稱公殺陳

孔魚無傳招之○葬陳哀公魯往會故書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服云晉侯問

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

石而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正義曰或民聽濫抑

臣又聞之抑疑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

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怨讟竝作莫

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

築虎祁之宮虎祁地名在絳西四十叔向曰子野之

言君子哉子野師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

此篇前論石言後論子野前議後斷前
暗後明蓋以下截申說上截也看中間
以方築虎祁之宮作樞紐于上中為先
論後默于下中為先默後解石言不亦
宜乎夫子知之矣恰好對結天造地設
之文

論石言連用三轉一層正一層反一層
托出諷諫本旨乃兩賓一主也

因論石言故上半寫五言字下半亦寫
五言字以相映帶見石言之可駭不如
人言之可信也此作者串插微意

身怨咎遠。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其其身也。

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

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出如字。又尺遂反。苟矣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苟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叙以聽

言見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此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應上命云師曠言不言之故。叔向今說詩者小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

子知之矣。向言不言之應。為十年晉侯虎卒傳

○陳哀公元年。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元妃嬀夫人也。三妃生

兩事各叙而摠斷。全在兩兩相對中見筆法。一在不在。蓋凡事屬辭而可以得其大凡矣。

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嬀。留有寵。屬諸司徒。招

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

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

公縊。憂恚自殺。經書辛丑從赴。恚一睡反。于徵師赴于楚。于徵師且

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楚人執而

殺之。殺于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

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

行人也。招疑為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

一朝一解筆筆簡峭有致。與前送少妻之葬篇同一机括。須看作者脫換處。

唐錫周曰：叔向云：是宮也。戎君必有答審爾。即謂賀者在堂。弔者在門。可也。

結句，稍帶叔弓有意無意，自然入妙。

極熟鬧事，却只用簡淡之筆，當是惜墨如金。

此篇叙述相錯而行，以兩遂字為段落。上半叙詳于述，寫得極其洶湧。下半述

詳于叙，寫得極其和平。其結局在和之如初，而其轉關全在遂。如陳氏讀去似一氣讀下，却不知其界畫在此也。特著兩遂字作對，作者蓋明告我以篇法矣。文以子旗為主，却以桓子和之作結。蓋已暗暗為辭遂分寶篇起本也。忽而授甲忽而游服，忽而請從，忽而稽顙，乍看極好，細看乃是活畫一機詐人筆筆化工。

○叔弓如晉賀虎祁也。賀宮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

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

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

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

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瑯琊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眾之大數也。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樂施也欲并治子尾

之家。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

車。子工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項公子固也。皆來奔

不書。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疆也。子旗為子良立宰。其臣曰

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也。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兼并也。授甲將

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

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得手在此。此禍

義曰：將往子良之家。又數人告桓子將出矣。聞之而

不使敢向子良之家。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

還。聞子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請命。問桓子對曰。

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

子請從

無守桓子名

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

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

謂為之立宰

兵若先人何子盍謂

之

謂之使無攻我

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

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

勉於不勉

康叔所以服弘大也

服行桓子稽顙曰頃

靈福子

頃公靈公藥氏所事之君稽音啓謚法抵動追懼曰頃

吾猶有望望子

和之收桓子如初收子旗子旗主也無一字無着落

及遂和之如初和樂高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

此篇傳楚滅陳事上半寫滅陳正文城麋之戲自屬閒情下半論陳不亡為後

宋戴惡會之

戴惡宋大夫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壬午十月十八

日傳言十一月誤

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輿眾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

復封陳起本亦係推論然正見虔之不當君楚而楚之不能滅陳也妙在前半奉孫吳圍陳若此一筆已為後半暗暗伏脈有灰線艸蛇之妙記袁克事亦陳不受楚滅之意

非禮厚葬哀公。正義曰就衆嬖之內特舉袁克之名是貴者也服云馬玉乃陳侯所乘佩故克不欲使楚得之。補正曰輿嬖大夫也。楚人將殺之請寘

置馬。既又請私。

私盡君臣恩。即下私字是

私於幄加絰於纒。

而逃。幄帳也逃不欲為楚臣

使穿封戌為陳公

戌楚大夫滅陳為縣使戌為縣

公曰城麋之役不諂

城麋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頓

侍飲酒於

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

盜寵之謀與此城麋之戲熊虔亦殊有風趣博進老拳差堪彷彿封戌以諷為

直迴非後人所及矣

及此謂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_息為王

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

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

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

火得歲而火益盛火盛而水滅顓頊水德正義曰歲星天之資神所在必昌鶉故以此年終陳其族也故知滅亦如之今在析木

之津猶將復出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

庚若顛木之有此層之重得政不重卒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

由蘖木生條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廢絕

在

陳之未亡由于舜之盛德從未亡轉到卒亡而亡于陳者又繼于齊是亡猶不亡也虞之世數未也乃承前未也又說進一步兩層一綫數行中有多少曲折

者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蟠牛蟠牛生瞽瞍不知幕于蟠牛以前是誰名字之昇也據書傳虞舜側微蓋何有國土至瞽始失國耳舜重之以明德寅德

於遂遂舜後蓋殷之典存舜之後遂世守之及胡公

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諸陳

後紹舜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

齊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

經戊辰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

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諸夏之大於叔弓及宋華

夫旅見于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許遷于

夷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夏四月陳災

天火日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

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于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

○秋仲孫獲如

齊○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

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總書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

此時改城父為

夷故傳實之城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益許田伍舉

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夷

陳句如城父如夷都一一承許遷說落自有實主賓主既明而剪裁又別見章法其妙固非可一言盡也

此篇是諸責文字不作詔語辭起乎提出爭田率戎兩案末以致聞田反類俾分應作結中幅亦作兩截讀上半先責晉不當與周爭田言溥天王土周不自私而封建母弟晉奈何忘本而傲若弁擊此兩層相承說下半重責晉不當率戎伐穎言奔華即裔惠入既作備而使戎得有中國于前今晉豈可效尤而使戎不有余一人于後此兩層亦相承說委婉中字字嚴正尤妙在只從大義指示不粘於其閭丙趨層層較量左氏于潤色絲綸尤為篇用意知其翼經之功

田在濮水西遷方城外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者與城父人

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

晉梁

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

王使詹桓伯辭於

晉辭責讓之桓

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

土也伊有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釐本又作滌他來反一力知反駘詩作部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

土也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蒲如字一音巴濮溥奄於檢反服云蒲姑齊也商奄魯也

秦臣不魏也。兩層各挿一喻。喻云前喻。婉宕後喻。激切。

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

補正王氏曰。史秦本紀。寧公與毫戰。毫王奔戎。皇甫謐云。西戎之國也。吾何邇封之有。

邇。近也。正義言我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之封疆。何近之有。

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為後世廢隊兄弟。豈如弁髦而因以。

做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弁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做之。弁亦冠也。正義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敏括書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做之。三加始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劉炫謂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為髦。彼兩髦因以做之。為親殺不髦。昔與杜異。

先王居櫛。櫛于四裔以禦魍魎。言櫛柎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

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

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使備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邑對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

之戎。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蕃殖。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

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伯。父若裂冠。族之師長。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奔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伯父。起用排調。結用叠句。文律相配。而落筆處。占地步極高。

三精

春秋左傳

卷五

七

叔向本為諸侯起見復我且王辭直一筆為極伯妙文生色也一篇有一篇主勝脫却不得

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

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伯如字又音霸翼戴天子而加

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宗周天子

以宣示其後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

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

與襚襚送死衣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其大夫襄以說於

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

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顛頊之後故為水屬

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為之妃妃一音配補正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

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陽奇為牡陰耦為妃于易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蓋取諸此也而楚所相

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火出於周

為五月而以四月出者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逐楚而建陳也陳典則楚衰

故曰逐楚而建陳正義曰逐去楚人之在陳者若穿封戌為陳公者也妃以五成故曰

五年復封為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補正邵氏

曰天一生水至地六乃成越五數矣故曰妃以五成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

提清三句下作兩路分疏陳屬水楚相火火為水妃妃以五而成五五而盛成則陳復盛則楚克談數如指掌而文亦脈絡極清

五年二十五年兩層分應妙在都跟火來歸陳災著解也

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

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鷄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鷄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鷄火火

盛水衰漢書五行志說曰大梁昴也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

○晉荀盈如齊遊女自為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

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記

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許之公許而遂酌以

飲工工樂師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辰在子

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口正義解王者惡此日不

以舉君徹宴樂學入舍業不習樂為疾故也君之

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女弗

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

者據檀弓即李訓也補曰汝為君目將司明也

正外嬖嬖大夫職司察外事

職在外服以旌禮旌表禮以行事事政

故至視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

也故曰非其物記稱衰麻則有哀色端而女不見是

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不明也亦自飲也日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

充○稗滋

而遂字亦自飲也何以虛字作穿敘事

成一片矣

道學滑稽原有兩種此篇舉動純是滑稽談論却純是道學可為合之雙美者矣

文字是前倣後奇格首提一筆晉侯飲酒樂便重在君身為後二御失官而君弗命伏案飲工飲嬖是賓自飲是主自飲全為飲君替代看他處處點醒君字處

君耳君目語甚奇妙滑稽得此不佻道學得此不腐然尤妙在自飲一段從食味上發出一片至理兜裏二段奇與無此檀弓布景難別見靈雋而說理之精終讓左氏獨步

只收公一筆與提句應

又叙此兩筆與起叙事相配章法甚完

味調和所以食人行其氣血氣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

工與嬖叔侍御君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

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

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

忘舊好故曰禮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

編述成復從勦民作掉言有盡而意無窮

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

以子義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勦初無

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嗜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三大夫皆

卿故書之季孫為主二子從之林舍中軍矣曷為

書也于是取邾不書取邾不足詳也由是定

六年取鄭匡不書哀元年取晉蒲棘不書

晉侯彪卒五同盟林平公○九月叔孫婁如晉葬

晉平公 三月而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一同

冬史闕文○(林)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 客星也不書非字 鄭裨竈

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項之

虛 歲歲星也顛項之虛謂玄枵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 姜齊姓任薛

守玄枵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 客星居玄枵之維首

邑姜齊太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 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

故知禍歸邑姜 補正傳氏曰婺女居于玄枵之維首而有妖星見焉 正義曰維者綱也玄枵次有三

宿女為其初女是次之綱維也以將 邑姜晉之妣也

死之妖告邑姜言其子孫當死也 天以七紀 二十八宿四七 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 逢公

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 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曰卒 補正逢公亦姜

姓見 吾是以譏之 為晉侯彪卒 國語 傳 譏察也

○齊惠樂高氏皆者酒 樂高二族 信內多怨 伏告 說婦人皆出惠公 言故多怨

疆於陳鮑氏而惡之 惡陳 伊何人 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

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

良醉而騁 欲及子良醉故 遂見文子 文子 則亦授甲 鮑國

左肅

晉火左傳

昭公

三

此篇以陳氏為主前叙桓子之以私惡弱妻後叙桓子之以好施圖勸中間夾入晏子兩番議論前段不過為後段作引後支亦不過為陳氏作地皆賓筆也未段叙事極整極變與起處錯綜手法又別通體凡四換筆意左氏大抵不變則全不變若變則段段變自出机杼不與人同生活也首段著筆在者酒未

矣提兩句以下作兩層註解歲在顛項四句解婺女而有妖星句解星出此一層先虛說晉妣句註晉君七紀註七月逢公句註戊子將死此層方實說告邑姜句通到下層星期句合到上層末句總收天官家言未可猝會相其文筆固字字清而有法也

段著筆在好施皆自成片段處。

傳樂施來奔事。却為陳氏始大起本樂高之逐不唯得鮑氏之助。即晏子端委虎門其不應四族之名。正是暗助陳氏處不然齊為陳氏知之已稔。乃進以義本滋長之說。豈非狡狴塗附也哉。孫執升謂平仲在齊只是中立不肯以身殉國。但情事婉曲。善于自覆。人不之覺。可為知言。

命寧世曰。始叙樂高之亡。後敘陳氏之昌。者酒則疎。多怨則孤。強于陳鮑而惡之。則取禍樂高所以亡也。陳氏之昌。在滅樂高而盡反所為。然關要全在晏子樂高公族陳鮑異姓公族無罪。而異姓滅之。晏子不為一救。又勸陳氏致室以取名譽。然則陳氏篡齊非晏子之罪。而

誰謂乎。結曰陳氏始大罪晏子也。

前云幅利此云濫利。一好一歹字意俱極新穎。

矣使視二子。二子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彼傳言者。補正彼謂樂高言雖不實。有此事。聞我授甲。必不能容我也。久云便見曲在。

遂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陳鮑。插補有力。

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遂伐虎門。聽故伐公。

門。寐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胡服。四族。

召之無所往。四族樂。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

善義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于陳。然則歸乎。

曰。君伐焉。歸公名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

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鉞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鉞。扶首反。又音平。率所律所。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禮。

類二反。補正曰。斷其旂也。國時齊有稷下館。樂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國人追。

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樂施高疆來奔。高疆不。陳鮑。

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也。又云。此著晏子黨惡之罪。強取。思義為。

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強取。思義為。

愈義利之本也。濫利生孽。濫畜也孽。姑使無濫乎。可。

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桓子召子。

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私其帷幕器用從者之衣。

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

履。私具不。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子商亦如。

告公

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

南於陵縣西

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而皆益。

北有于亭

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應私具桓子以邑。

惟廣

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

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

下行之周福。載詩作哉鄭云始也。桓公是以霸齊。

公亦能施

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穆孟姬為之。

以致霸

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傅

進之詩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郟莒邑取郟不書公見討

反

獻俘始用人於臺社。以人祭臧武仲在齊聞之曰。

周公其不饗魯祭乎

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

昭視民不佻

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偷也言德之謂甚矣。而壹用。

之將誰福哉

之將誰福哉。壹同也同

人於畜牲

戊子晉平公卒。如神寵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

段作引不重

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

相弔故辭

此篇是合傳中一首串敘格本為叔孫

婁如晉

婁如晉。平公作傳却扯一鄭子產作

三篇

此篇是合傳中一首串敘格本為叔孫

婁如晉

婁如晉。平公作傳却扯一鄭子產作

三篇

陪子皮將用幣百兩子產極論其不行諸大夫欲因見新君昭子直指其非禮本是開說然用幣單為見君叔向以嘉服喪服反復詰難非禮之言驗而盡用之料亦存乎其中矣子皮歸語子羽句句嘆子產便已暗嘆昭子都是寫一證而兩邊皆透之法于串叙為極簡極圓也末段另叙昭子論人有識與上事不屬然亦德曠宗之評與縱欲不克之責理自相通詩書兩証又恰相配領句緊從手白晉寧落來孤不脫賓主串叙而側重作政固舍傳辭之變而不失其正者矣

昭子為主于見新君却只非禮也三字蓋叔向一片道理都藏此三字中矣虛實互用妙絕

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詞異而意同也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補正傅氏曰用車百乘則徒千人人人眾則費廣將不能行必盡用以給之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幾音紀數者有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

矣送葬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既葬未卒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難夫子知之以告我而我不能行此我之不足也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逸商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能自克也繼而行之不能自勝

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子良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

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

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螿而歸君親

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

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補正言不可不慎喪夫人之力

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子尾曠宗也補正使其宗廟曠

而不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訪小雅言禍亂

不在他正當已身以喻高彊身自取此禍

唐錫周曰叔向語語是子產叔孫兩人意中所有前竟含蓄不露却於叔向口中盡情說出前輝後映絕妙文心

為千古小人以君為創者寫生亦為千古見餌于小人者寫生也噫可畏哉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平公大

及喪柳藏炭于位以濕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共處

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

○經庚午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

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弑父而立楚子誘

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

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禚祥禚祥地闕○禚子鳩七林二反○秋季

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佺鄭罕虎

曹人祀人于厥愆厥愆地闕○愆無斬○九月己亥

葬我小君齊歸齊○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

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正義曰父既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而國被

圍未暇以禮即位故國以世子告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以聘事行故傳具

之

○景王問於襄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襄弘

夫○襄直良反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

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豕韋弗過此矣

言蔡凶不楚將有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

壅積其惡補正壅如以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

之道也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

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

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感戶暗反今幣重而言其誘

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

此篇傳楚殺般圍蔡事以楚為主首段論蔡凶而即非楚對楚後段論楚克

爾極言克之不終蓋為乾谿起本也通

篇以天字作骨凡四點天字首一天字

摠說中二天字一貼蔡一貼楚前後

分呼應成章末天字乃單收楚楚主也

首以數言中以理言末以物喻入以數

喻理樽尾獨別

殺般圍蔡分兩截請景王問襄弘韓宣

問叔向兩句對起然殺般則先議後叙

圍蔡則先提後叙合之為以議包叙格

首尾雨天字皆側在楚一邊中二天字

亦以蔡暗楚不作平分看為得

弑父者弗過豕韋弑君者歲及大梁天

數即是天理

昭公

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

傳言楚人子無道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

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弑父而立而不

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

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

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

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

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蒐東

夷叛之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正楚

義曰桀奔南巢故云喪國紂縣太白故云隕身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

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

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

上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則弃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補正卻氏

曰出溺為拯凡溺皆難為力而沒者為甚不可沒振申無拯之意而極言之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祥修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

不信以幸虛提一筆以下將近事一陪再將古人一証末又借五材一譬詞意極警而靡也

西連連叙便爾可怪

因盟禘禘而叙一鑽事須看前段一一安頓後段一一收拾不漏不支絕有筆法

傳厥愁之會起結以晉不能救蔡為之中間却從晉之不能轉出蔡之不救之從蔡之不救并論楚之有咎是一首結上生下文字

語語曲透與長弘英雄所見略同

蔡小楚大並提天將奔蔡本項不順而楚楚盈罰已注重不德能守者鮮一面東上三年有咎一面轉下圓轉如珠走盤不順之不守先註後煞不德之有咎先提後註只一例換法

叙只四字極簡而斷語極詳一反一正作兩截洗發每截又各用三層層層對

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蓋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氏之廟泉丘魯邑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

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奔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遠

氏之造造副倅也遠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造初又反

倅七對反反自禘禘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

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雙生

○楚師在蔡向四月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

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也正義言事事如此故無人肯親我晉國○補正

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愁謀救蔡也不書救蔡鄭子皮不果救

將行子產口行不遠不能救蔡也指厥愁而言林註不能遠到欠明

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奔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

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二年十

復於大梁三歲歲星周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徐其視過下揣揣然

春秋左傳

寫起用單句虛冒末各以單句對照篇法參差中極整齊也失則有關四字作上下轉捩絕佳

寫低聲緩步入刻酷不道不昭應上不去不從又申一層未以無守氣結出將死兩矣字直傳太息之神

此篇一案兩斷史趙斷其不思親叔向斷其不顧親兩兩相對又必為魯郊有呼無應兩于下段始其失國作收繳合兩斷為一也妙甚

一意作三層說第一層由賓入主第二層賓主平對第三層賓主串連歸重本節語整而變能無單乎已結本段始其失國又結上段章法最完

其言大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

奄奄然常處謂之表著○著張慮治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正義禮諸

居二反正義言竹立定處衣有禴帶有結禴領會結帶結也○禴為表也古外反說文帶所結也

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

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

有關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

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正貌

日共言無守氣矣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杜順口從無守氣神氣不守其體也

○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故哀謂氣不除

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

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依叔向曰

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也有三年之

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思君也君無感也

容不顧親也國不思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始其失

國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靈公之大子蔡侯

廬之申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五牲

父牛羊豕大雞王必悔之悔為暴虐

○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

○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羹音郎漢書作

更字林陳蔡皆為楚縣二不羹皆楚要地楚靈始為城正義曰古者羹靡之字音亦為郎故魯頌閟宮

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糠使弃疾為蔡

為韻但近人獨以此地名為郎音耳順項第二十一

公子問於申無字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

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

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

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

氏亦有五又以五鳩為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定稱習古

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賈逵云五大謂天子

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鄭衆云如晉申生居曲沃鄭叔段居京弃疾在蔡無知食渠丘及衛甯殖

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親不在外鞫不在

少陵長遠閒親親間舊小加大也親不在外鞫不在

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君其少戒王曰

此篇竟是兩扇格提筆便立一篇之案。下兩開分項一順一倒上對下排整多。于散最是工麗文字。上對句句實主。下排三實一主整中有變也。又看兩事分說而意則一串未兩大難。應大域實暗對上五大夫字見弄痰在。蔡必有未大尾大之患上散虛歌留于。下截出破此左氏擅場之法。前兩城。字後兩大字即兩扇用羅紋之法。法無。不期自左氏者。

君所知也。正對君其少戒却是倒對。臣。聞二字蓋兩截即以實事對實事成語。對成語而實事以四對兩却以短對長。仍自勻稱成語前用順領後用倒煞則。畧作變化否則板板到底矣。羅密之文。須玩其疎宕處乃得。

莊二年宋景公問于家澤之立子游居子
奔蕭公師說奔毫冬十月蕭及戴宣揚莊
之後以曹師伐之殺南宮于師殺子游于宋
莊二年連師官至父成其五公時而往曰及公而代期成
公同不至云遂殺之而三無知 九年春進粟穀無知

君所知也。妙甚。可謂卽以其人之道還
告其人之身矣。

孫執升口貞觀之制。天下之兵八百餘
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大。僅當
關中之半。故內足以制外。而勢不至於
外重。自停上下。魚書而六軍宿衛皆市
人。於是外兵強盛。而藩鎮遂爲唐室禍
末大之戒。誠千古格言。然王者立國。大
小相維。親賢並建。用以固本而寧邦。形
勢非所恃也。是以又曰在德不在險。

看利左傳 卷三十一
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
曼伯檀伯也 厲公得櫟又

并 宋蕭亭實殺子游 在莊十
齊渠丘實殺無知 九年

渠丘今齊國西安縣 衛蒲戚實出獻公
蒲甯殖邑戚 孫林父邑出

也齊大夫雍廩邑 獻公在襄
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 折其 尾

十四年 大不掉君所知也
爲十三年陳蔡作亂傳○掉徒弔 反○正義曰末大必折以樹木喻

尾大不掉 以畜獸喻

辛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
燕伯 出奔齊高偃高偃玄孫齊大夫陽卽唐燕別邑中山 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林於是齊景公有志

于復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五同盟○林簡公
卒子定公寧止 ○夏

宋公使華定來聘 定華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以
椒孫 莒故辭

公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 楚殺其大夫成熊 傳
葬速

葬簡公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書名
經從赴 謀亂

故也○愁魚觀 楚子伐徐 不書圍以
反一讀爲擊 乾谿師告

不書將帥史闕文○林狄晉也晉主諸夏之盟春秋
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則其狄晉何晉之

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於是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從
事于伐鮮虞雖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於

是狄晉以其無 復中國之志也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一句提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及游氏之廟游氏

叔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

具日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

毀矣教毀廟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

道者簡公別營墓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

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毀

之地域為之圖令民族葬此則掌公墓大夫也毀

之則朝而塋塋下棺朝如字塋北鄧南弗毀則日

中而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

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

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

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收六毀字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朱元公公享之為賦新即位

蕭弗知又不荅賦有譽處芳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

既見君子為龍為先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

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

此兩案一斷格將為葬除提子產知禮搃結中幅對叙兩事首段却從子太叔一邊布置而來似為太叔權衡所動不知此正太叔決之為丈夫處妙在上段却不說明謂于下段對照自見此反映法于對寫不板不複矣不忍廟也本子產意中語寄放除徒分中只以既如是三字虛寫子產實獲我心光景又廟之將毀不言其故看司墓毀則併前事可知此等皆反映筆法寫一邊而兩邊都徹者其巧妙直非世人所留意也

將以效蠶寧先輩理一經批點便覺目定口呆可笑殊甚

即將詩作評斷妙在逐章敷說以見有許多文義而一件不懂為可憐也而文筆遂極整肅可喜
排四句極重掉四字又極輕使人作十日思矣

杜註傳言晉之衰晉衰却在齊弱晉上見得以齊侯宴起以齊侯出結中以齊君弱吾君句承上起下作中權寫得雅歌投壺與授王吹律同一旨尚先見事

韻而文特奇起二行暗為吾固師諸侯矣伏筆分作三節者非

宴享賦詩贈答極風雅事然亦數見不鮮此忽從投壺另換一番風趣世事變而文因之了語危語習字令爾汝歌都從此脫去左傳為百世師蓋往往而是矣俞云合澠池鴻門兩篇之勝然彼武怒此蘊藉固當不同

萬福攸同言欲與實同福祿也正義曰享宴之禮自有常樂今特云為賦者乃特命樂人以示意所以嘗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龍光之不宜也

今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公如晉

亦欲朝至河乃復取鄭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嗣君

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慙晉大夫如晉

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

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正義曰僖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

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鄭偏于楚以國事晉不得已而朝新君子情可許至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辭享斯合于禮矣按晉人許之禮也晉晉不禮也兼善晉鄭補正說同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荀吳投壺晉侯先穆

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坻直疑反正義曰古韻緩淮坻

本叶劉炫以為淮作濰濰齊地水名穆子晉人何意舉齊水乎又劉以坻為水中高地山無名坻者以坻

之小地對淮之大水已自不倫况楚子寡君中此為觀兵于坻箕之山又未始無山名也

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

國臨淄縣北八時水陵大阜寡人中此與君代典更

也中丁仲反下同澠音蠅

後半三人詞皆雋逸須識其與上半氣韻融洽處。三人以穆子為主末添公孫僕與伯瑕作對結局最勻。

卽席賦詩亦復費心勞力耶。

君子所以貴見幾而作也。

同一假道偽會齊師則比前人更巧矣。

也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士文伯曰子失辭吾固師諸

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言投壺中不足為雋異齊君弱吾

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與是弱之穆子曰吾軍帥疆禦卒乘

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補正言晉

強不異于昔公孫僕趨進曰日盱君勤可以出矣以使露一解

齊侯出雙齊大夫傳言晉之衰○僕素口所流二反盱古且反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

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謂而託討若敖之餘或譖成虎於楚子成

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解

所以書名

○六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為免喪經書五月誤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與上下陽而三矣鮮虞

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沾張廉反韋昭音沾字林他廉反補正引

應劭風俗通言晉荀吳滅鼓今鼓聚秋八月壬午滅

肥以肥子繇臯歸肥自狄也繇臯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為下晉伐鮮

虞起○累劣彼力輒二反

此類敘體。是虐民而為民所逐。一是夫族而為族所誅。皆歸事而已。意不在文。然平幅中寫十餘人。而不覺其繁。豈可以知其筆之潔已。

觀杜註自外兩事分節之迷。

此篇以南蒯之叛為主。起于叙三人共謀季氏。然貪位小懼。罪各有其故。而皆以南蒯領頭。中幅重叙南蒯之叛。而敘事插叙于前。小事帶叙于後。實主分明。輕重有法。通體作兩截讀。前半叙謀後半敘事中。以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一句。束上領下。為一篇轉捩。章法錯綜。而條理井然也。批點小先愁後分叙。愁起小結。都以南蒯居中作主。細其密甚。

兩賓之中。謂了仲詳語叔仲略。而叙昭子事。則畧者反詳。又恐太詳不稱。便于子仲如晉奔齊。詳叙于前。而叔仲略帶于後。輕重適均矣。詳叙子仲奔齊。又照經還傳處。

○周原伯綏虐其輿。臣使曹逃。原伯綏周大夫原公也。輿眾也。曹羣也。

冬十月壬申朔。原輿入逐綏。而立公子跪。尋綏。跪尋綏弟。

奔郊。郊周地。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公周卿士。過將去。成

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

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鮒。鮒平

公。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庾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大子之傅。殺瑕

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周大

天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襄原甘二族所以遂微。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

仲。子仲公。子愁。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

位。更代也。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

且告之。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之卒

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

平子為卿之前。正義曰。悼子之卒。不書于經。則是未為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

卒後即平。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

命。昭子不伐莒。亦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憎。謂平子

凡看古人多事多者須將輕筆靈安頓然後抽出重筆整片寫主人則事有條連而文亦精神如此篇前半零叙多人後半整片寫南蒯是也但整片後截然便住又嫌前大促後太寬支勢一往不返特開一事帶叙于末令首尾映發有情雖湯池已過猶聞空塔滴瀝爛熳之餘猶見縈綿縷絲竹籬也妙矣哉

整片中又須有錯綜若將鄉人一嘆一歌併作一處了無生動之趣今將後章一番議論夾叙于中便令首尾回互若斷若連絕妙開架

文有敘述有論斷此篇惠伯論也鄉人斷也蓋即以敘述為論斷矣起句無韻湫攸連叶思去聲與志叶謀音謨與圖叶身臣與人叶叶法最變

忠信則可不然必敗雙頭喝破以下作兩層申說前一層只就文詞作斷後一

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

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廢故

姑也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已不敢辭

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昭子朝而命吏曰姑

將與季氏訟書辭無煩煩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

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

從公如晉愁子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

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商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

以書以書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蒯

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正義曰詩攸

攸旃旌故以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言今有此人南

蒯攸筮之不指其事況卜吉凶正義曰尚書孔註

以所筮之事空下遇坤三三坤下坤之比三三坤下

比坤六坤六五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

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

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

層并論其枚筮之非使南蒯燕頭露尾伎倆無絲毫欺罔快甚

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

坎險故疆坤順故溫疆而能溫所以為忠

和以率貞信也

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

故曰黃裳元吉

補正曰

人臣剛以禦外順以事主斯謂之忠秉堅貞之節而和以率之斯謂之信

黃中之色也裳

下之節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音非下不黃

共不得其飾不為事不善不得其極

失中德外內倡和

為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為共

率猶行也

供養三德為善

三德謂正

直剛克柔克也補正

非此三者弗當

非忠信善不當此卦當

如字或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

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節

正義言此黃裳元吉之易唯可以占忠信之事不可以占危險之事蓋因其枚筮而知其有不可明言者

故微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

探之吉可只叶他自叶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有闕謂將適費飲鄉人

南蒯自其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

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于圃圃

從我者子乎稱言從已可

不失今去我者鄰乎倍其鄰者恥乎

鄰稱已乎已乎

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

已見于欲搆二子句也伸縮法妙

三人共謀怒告公蒯叛費小獨無事

一嘆一歌都用隱語相映成趣而前語

猶泛言有人此則直言非吾黨之士蓋

其事漸露故其諷益深家臣身圖前已

道破故後只以去從決之暗暗相承說

下非前切而後反寬也句叶與前

隔句韻迥別小小處無不變者

前後獨出色寫昭子乃乙傳中特表甲
事之法觀諺所云君子落得為君子而
小人之狂傲小人也益明南氏父子
濟慈叔孫父子濟美敬射視切此史家
挿叙之妙也

此篇只兩截文字前半用縱後半用擒
起手數行寫後車敵軍跡寫照而雪執
鞭云云為上段全下作反映與詞以用
三段都為寫心時飽立案前則步步伏
後則步步應絕妙章法全在中間一斷
頓挫生姿若一連寫去尚嫌直而少致
矣

通篇生情布景擬以出入二字為眼日
明華云讀者細看前番出時如何身分
再看未後入時如何光景更勝作首特

地兩番對寫之外可為知言中間一
入一出亦上下轉關情景生動處

三問三答問者滿腔拉雜答者隨口風
雲募神之極筆也
首段妙于極詳次段妙于極簡句句是
子却句句是會末段又妙于倒說分明
尾大不掉醉飽者彼昏不知耳

昭子逐叔仲小欲以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

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

圍費怨禍之聚為明年叔弓

楚子狩于州來獵也次于潁尾潁水之尾使蕩侯

潘子司馬督鄧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

大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備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

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

以翠羽豹鳥以豹皮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

夫按劉炫連下文以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王見

之去冠被舍鞭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

與呂伋齊大公之王孫牟衛康叔禽父

周公子康王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

伯禽王子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魯語古者分同姓以珍玉

見定四年傳齊之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在

城汭鄉縣南筓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新

是桃弧棘矢以其禦王事

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齊楚在山林少所出有

王舅也

成王母齊大公主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

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

愛禹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陸終氏生六子長曰

昆吾少子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當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

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

周不愛也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

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勢焉諸侯其畏我

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四國陳蔡不羹

陳蔡不羹註明有二不羹劉炫據國語作三城且謂古四積二為三三乃三字之訛正義已駁之補正李

雲雷引賈誼新書楚靈問范無宇我欲大又加之以

城陳蔡葉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存參

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剗圭以為鉞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

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

斬矣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左氏慣作橫岡斷嶺蜂腰鶴膝格若此處正于花園錦簇時忽然一閃變作冰冷雪淡境界極起伏頓挫之奇

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皆古書名。○索所白反。本又作素。正義曰。尚書孔註。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周禮鄭註。以墳與三。是五帝之書。賈逵以為三王五帝之書。

八索八王之法。九丘古國之戒。張平子以三墳為三禮。爾雅墳大防也。禮為人防。八索八議之刑。九丘周禮之九刑。索丘皆空也。言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五典五行也。諸家各以意言。無正驗。故杜。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極。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招常暹反。又音昭。賈云。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圻為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也。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也。祗。祗支祁二音。馬融云。圻內遊觀之宮。臣問補正。按竹書紀年。穆王元年作祈宮于南鄭。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情。情式昭德音。情。情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情。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形民之力。一心反。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方。去其。

以前都作寬。縱之筆。此處便一手擒定。鬆便極鬆。緊便極緊。鬆以養局。緊以鍊局。而前路之鬆。都為後來緊處蓄勢。極意結構之文。
凡論文字。字易得。板重難得。空盡此文。前段議論。筆筆用翻跌。後半議論。又輕。輕借証。全不犯手。結處一斷。又純用反掉。通篇竟無一筆。正寫實寫。直覺滿紙精神。飛舞。只如天花亂墜。觸處紛紛。却半點拈弄。不得異樣。空盡文字也。
林西仲曰。楚靈頻年用兵。總是投遞。詭天侈心。未改。子革料是正言不入。只得。以將順為匡救。及論左史倚相。趨口把。古詩莊誦一遍。意謂。問亦可求。田亦可求。諸侯亦可使畏。但恐民力既竭。禍起。蕭牆。無人領受耳。靈一既悟。使即時。改罪已之言。振旅歸國。修德。郵民。猶可免。嘗察之。凜然此副侈心。蓄之已久。非大有得力者。必不能一刀兩段。楚靈豈能。及此。宜其不免耳。

俞章世曰凡物最忌盈滿。秦符堅唐莊宗都在滿中失脚。通篇極寫楚子之滿。醉飽二字正是點清滿字也。

孫毓升曰此傳之妙不可言。蓋三問三答有心者語語含著。後法者一味誇張。兩路寫來各有神吻。一妙也。答鄭田虛。只用上不愛與。鄭敢愛田二句。詳略互見。借上作勢。二妙也。問答之際。忽用工尹路請命。則主以為鐵秘哉。若無意若有意。三妙也。于王入時。捕析父與子革私相問答一段。四妙也。王出復語不詳其語。插入左史倚相趨過。五妙也。因王之贊左史而插入周穆王事。謂其不知祈父之詩。其事之有無。左史亦不置辨。惟以啓王之問六妙也。其尤妙而人易忽之者。在起處敘事敘行形容得多。

少威靈氣。多少從容華采。原來禍不旋踵。會得此旨。觀人行文無遺義矣。

醉飽過盈之心。正義曰。設言以戒司馬美其志性安和。女當用此職掌。以明我王之德音。思使我王之德度用如金。然用如玉。然使之堅重。可寶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制其形模。不可有盈溢之心。此借司馬以諷諫王也。按補正蘇氏謂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食適于飢飽之度而已。若必至于醉飽。則民不堪命。朱子又謂近看貞觀政要及家語。皆作刑民字。刑傷也。言傷民之力以為養而無饜足之心。如此恐與上四句不貫。刑民上須更。王出而入饋不食寢不加一芻字。乃得從舊註可也。寐數日。深感子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

左傳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叅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阜

男 馮張孫近漢
馮孫念節 校輯
允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四第二十三

經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不書南蒯以費 叛不以告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比 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人言陳蔡猶列國也 比 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

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
月又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起。林
靈王弑比立弃疾殺
比代立是為平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雖為君而未

列於諸侯故不稱晉
殺不稱人罪棄疾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平丘 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林晉復合諸侯也
晉合諸侯由是止鄆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

矣 主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書同齊
服故 公不與盟 魯不堪
晉求饒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蔡皆受封
上楚故稱傳

諸侯納之曰歸。林于是楚平王封陳蔡而復之。禮

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則其書

曰陳侯蔡侯何不于楚專封也歸辭有三竅歸于鄭

也衛侯鄭歸于衛嘗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

也使之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專封也。正義曰稱

爵以其受封于楚書 蔡復而後
以君禮葬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
辭公 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
用大師焉

日滅。正義曰州來不繫楚 者大都以名通例不繫國也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 為費人所敗
不書諱之 平子
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 區夫魯
大夫

一正一反而反中又分兩層。先應呼字
後應歸字亦以一順一倒前奇後偶為

章法。三若字。寫出借箸而陳神理。

孫執升曰。從來招搖之策。無如先結民心。民心既散。叛臣自無與守。回絕欲掠西京。廣平王稽首曰。今始得西京。若遽停掠。則東京之人。為賊固守。而不可復區。夫致平于懷。來費人。所以故南氏之黨。而使之無與同惡也。初。突得起而逐之矣。

此篇叙乾霧之亂。依經分傳。只作兩大截。四大段。讀二女殉葬以上。寫公子比弑其君。處事以下。寫奔疾殺公子比事。靈王下。至楚其危哉。重寫靈之所由弑。

一截章法極整。兩截又當作三層。九節。讀首節克城而居。與次節請藩為軍。對一寫亂端。一寫亂王。凡兩寫。憂成。然為眼目。而以先入師潰東之。此是經前一層。四節投車自縊。與五節夜駭。自殺對一寫。處弑一寫。比較各以子革為歸。子玉乃行為眼目。而以楚營改葬東之。此是正寫經題七節。靈王投龜與八節。平拜壓紐對一重論靈亂之由。一追記平立之故。都以前初字提頭。作眼目。而以叙向論子干東之。此是經傳之餘文。猶八股之有大結也。節次極明。通篇只寫三個人。為乾霧作傳。故從令。

區烏侯丘于二反。言非算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

正義謂非先王服畔之道。泥。若見費人寒者衣之。

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其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

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效。為之。聚于偽反。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遣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遷居田。遷許而質許圍。

在九年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歿焉。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申。

蔡在十一年洧仕。王使與於守而行。行至乾霧。申。楚其父在國故歿。申。申會。在四年。正義戮者陳其罪。之會。越大夫戮焉。惡以狗諸軍將殺之。而不果。至今。在楚故怨。王奪闢韋龜中。韋龜令尹子文。又奪成。而作亂。王奪闢韋龜中。重點名。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故遷氏之族及遷。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

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

尹即位無道叙入而自致重下及子章
三番筆計不通都是自寫供狀讀之極
暢快又極慘悽而一面為靈之所由亂
一面便寫平之所由立自陳蔡以及許
越自成然以及觀從無不效用而除宮
周走衣因使上等種種權術過人讀之
使人怕又使人愛至子干因人成事一
籌莫展強盟召盟但憑觀從提調勸殺
奔疾忽又婦人之仁而後駭走告倉皇
奔命卒為成然所賣也讀之但可笑絕
無可憐合來抱見靈當弑平當立誓敢
不得爭而一則詒戚子詒天一則預兆
于當璧一則定評于叔向此作者前叙
後斷之大旨也

何如疏
不作所
在

起手即于成然事中先伏蔡公一筆次
節便連寫以蔡公命乃奉蔡公蔡公知
之蔡公使先入乃至除宮而使從師乾
谿者奔疾夜駭而使周呼走告者奔疾
即子干既歸而五利五難旁觀無不以
奔疾為宜有國也則所重可知已
為為一個人又特寫兩個人兩個人者
成然與觀從是也成然則首節于六人
叛亂中既點次節于三公子入楚又點
國人大驚獨使之走告子干平王即位
又使先為令尹而推本于韋龜之屬至
于觀從以首事特提而強盟御蔡從師
乾谿始借奔疾以封陳蔡繼即除奔疾
以王子干而終則去暗按明而為平十
尹亦當日出色人物故成然而外於諸
人叙事較詳

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正義日以圍時有
所毀故更城而居之補正以固息舟為二
城觀起之歎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歎在襄二
十二年朝吳故
蔡大夫聲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
父歎怨
楚故欲以蔡公之命名子干子皙二子皆靈王弟元
年子干奔晉子皙
試作亂
奔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
只是首事之情強與之盟入襲
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
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
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
並為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眾
已徇於蔡已觀從也
已音紀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

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許言蔡公將
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
執觀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干
子皙也言
蔡公已成軍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歛則如違之以
殺已不解罪以自免權術過人
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歎亡則可違
蔡公之命以待成敗何如若求安定則如
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
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言不
可違
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類川
召陵
縣西南有鄧城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正
義曰二子更無實眾
二子子干子皙唯依陳蔡人耳以兩者許復其國以招慰之
補正只作依陳蔡之眾以立國較直捷楚公子

首段叙亂本無筆不換首出與寶對次
許與蔡對次單句次兩邑對或許或略
或順或倒至總叙作亂重又將王所不
禮橫中隔斷皆極變之筆
次段叙亂主觀從首事故須另提然以
蔡公為主起云以蔡公之命猶是觀從
之謀次云乃奉蔡公節是蔡人之意既
則曰蔡公知之便放蔡公出一頭地後
直曰司馬使觀從于是觀從全為蔡公
所用而實主瞭然矣一路叙置如春山
由雲逐層變化也

比于公子黑肱子公子棄疾蔡蔓成然蔡朝吳帥陳

蔡不羨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遠氏許圍蔡洧

羣喪職之族說成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

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

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藩離也依字應作蔡公使須

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

須務牟史狎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太子之近官

正義正僕太僕也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

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

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且曰先

歸復所後者剔截鼻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

王聞羣公子之歿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

壑矣擠隊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

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王曰衆

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

師及訾梁而潰一句束住上段却又領
起下段與殺凶取葬數句筆法正同

文字必有正而一背實為如右尹子革
一段為靈王之欲寫一正而下行走而
呼一段為子之殺寫一正而都是特
地著情神處聲情畢現神致如生兩兩
相對筆歌墨舞之文

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

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于黃王公夏將

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為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

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

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

門也。正義孔晁曰棘楚邑襄夏五月癸亥王縊于

芋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甲亥以

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

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

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乙卯

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馬編也乙國人大驚

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替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

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

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

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弑君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

居莖。子干于訾實訾救。不成君無號殺囚衣之王

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

成然帶敘結靈王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正義曰上云

蕩侯等五子伐徐之師也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定二年楚人

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

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浦而自豫章與楚夾漢

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復九年

公廬于蔡陳蔡已滅故言打致羣賂

寬民省罪舉職舉職修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觀從

干殺棄疾棄疾今名用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

之明在君為君之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

卜佐卜人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欒櫟之田欒

命既復王問欒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曰臣過失

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

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

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

以上件件結局以下重又作結一節收
靈王却從小處補寫一可笑事一節收
平王是倒叙一絕奇事一節收于干忽
從旁觀展出大議論段段結段段變蓋

又一章法矣。須知不是寫于干。正是寫弃疾。以大旨只在靈弒平立。前既詳寫靈亂本末。則後自應重寫平立原委。于干不過借作驅除耳。或以此篇關鍵存于干。故追敘甚詳。恐失作者之意。靈王十一節。本是回應起手。收煞前篇。却又與下二節合成片段。亦束上起下。法有於從亂如歸。截住者非。

于干錯亦可另作一篇。讀是整齊文字。與通體奇縱筆力頗不相類。然上半五難五利對寫。而末單收于干。下半齊相晉支對寫。而末亦單收于干。與通篇三層九節每層以前。偶後奇作章法者。暗暗相配。其結構豈信手雜湊者耶。

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其王

無家適也。有寵于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

望。羣望星也。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

以璧見於羣望。日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

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

二年。傳楚司馬子庚聘秦為夫人。寧知此巴姬是妾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

初以康王跨之。過其靈王。册加焉。于干子皆遠之。

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審識。

二。闕章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且曰。棄禮違命。楚其

危哉。棄立長之禮。違當璧。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

曰。于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何難。宣子謂弃疾親恃于干共同好。對曰。無與同好。

誰與同惡。言弃疾本不與于干。取國有五難。有寵而

無人一也。寵須賢。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

主而無謀三也。謀策。有謀而無民四也。民。有民而無

德五也。四者既備。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

俞寧世日後段通作追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行巖子灘頭逆折而上峰巒林木刻刻改觀四君成敗之由半因人事半闕天意未載叔向語既似開評又若總斷一篇散碎文字得此方覺力量深厚

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族盡親叛可謂無

主無親族無費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平時楚為羈終

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亾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

者念之王虐而无忌靈王暴虐無所楚君子干涉五難

以弑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有楚國者其

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苛慝

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音何本或作荷音同

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國民信之莘姓有亂必季

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壁有民二也民信令德

三也無苛寵貴四也貴如子居常五也弃疾有五

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

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

無又如字其寵棄矣父既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無內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補

出亡因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

鮑叔牙賓須無陽明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桓齊

出奔莒衛有國氏高氏有國高以為內主齊上卿從善如流

言其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

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

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也有先大夫

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

肱魏犢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益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

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

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公懷惠懷棄民公不恤

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

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于其有籠子

國有與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

楚而不逆何以冀傳言子于所以蒙弒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

晉成虎初在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為

取耶故取耶在十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

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

此篇論事以晉會平丘為主論文以子產承為主以晉為主故開手從晉成虎和諸侯貳心叙入討貳注意齊魯鄭三國依經分傳凡作兩大截讀前牛以送台平丘作領子產相會略點一筆而詳寫齊魯兩邊議論于後半以同監

平丘作領服齊絕魯略兩頭而詳寫
子產而番議論于中前偶後奇剪裁極
勻以子產為主故前半于將盟前即開
叙一幄幕九張事下半于及盟前又插
叙一速張于除事相應成意而齊則懼
而聞命魯則懼而聽命子產獨藝貢力
爭直扶破晉人伎倆極其生色不但遠
過于齊之遲速唯君雖魯以惠伯之辭
亦且從意如而西也故特以天子三層
稱許作結左氏往往于賓主互用並行
不肯處見穿插之密鑄鑄之精其手法
必非粗心所能驟領也

同盟止于平丘晉霸已衰全非守信修
德而計叔向亦無可如何只得以示威
示衆勉强支撐看其于齊于魯徒理短
編長于鄭無一言直許之而已一而
寫叔向便是一面寫子產純用對面敘
射筆法譬如兩鏡相照鏡無定形而神
致則面面生動也妙絕

合于四國諸侯而詳者凡四叙法各各
不同于子產不必言衛止叔繇求貨故只
用輕筆撇過齊始不可而後同盟乃題
所重故用重筆往復魯既不與盟又執
季孫尤題所重故以取鄭始以平子歸
結而知若之誦惠伯之對較齊加詳此
等皆相其輕重而穿插布置不偏不亂
者也
通篇以乃並微會作緣起以貳字爲眼
目以遂合平丘同盟平丘爲綱領以示
威示衆爲大旨以將盟及盟爲提撥界
畫齊懼則以齊服也三字一點即結魯
懼則依繩另結鄭多承則于事後重結

三書

吳子于良 下邳有良城縣 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 辭不 七月

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 三十 羊舌肸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

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幄幕軍旅之帳周禮鄭註

子大叔以四

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亦九張也傳言

次于衛地叔繇求貨於衛淫芻蕘者 欲使衛患

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

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

君之宇下 屋宇之下 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

敢請之 請止 叔向受蕘反錦 受蕘示不逆 曰晉有羊

舌肸者瀆貨無厭 瀆數 亦將及矣 將及 爲此役也 役

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禁芻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 有貳 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

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 底

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

春秋三傳

昭公

上

參錯中線索通滿

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

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

天子之

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

開也行遲速唯君

欲佐晉討齊

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

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

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

託用命以拒晉

叔向曰國家之

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

業貢賦

有業而無禮經則

不序

須禮而有次序

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

禮須威嚴

有威

而不昭其則不明

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

不明棄共百事不

終所由傾覆也

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

是故

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

閔朝以

講禮

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

再朝而會以示威

六年而一會以

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

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

志業於好

聘也講禮於等朝也

示威

於衆昭明於神

盟也

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

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

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

懼有不治奉

承齊犧

齊盟之犧牲

而布諸君求終事也

終竟也

君曰余必

功命題起草胸有成竹曲直煩簡筆
自高斷無蔓延踈略之失矣

王或庵曰春秋之盟未有如平丘之不
義者胡氏論之詳矣左氏直序其事以
叔向為主晉之罪皆向之罪也顧示威
不與備畏而略貨齊畏而與盟魯畏而
聽命獨被子產窺視若無有爭承不
屈向遂無如之何故此傳以叔向為主
而子產為賓此作者之意也

孫執升曰按晉會諸侯出是止一日不
可以不示威一日不可以不示眾夫仁
義不足而後假之仁義固人心世道之
憂也兵力不足而後假之兵力其世變
為何如哉子產爭承日貢獻無極亡
可待也後世惟眉山父子能通其意

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取甲戌同盟于平

丘齊服也經所以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盟

或作單音善癸酉退朝先盟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

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

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及盟子產爭承承

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晉曰口說諸侯子產妙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

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行理

之命行理使人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報云

也通聘問者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

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今在矣白日中以爭至

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答之曰諸侯若討其可

瀆乎瀆易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貳偷之不暇何

暇討貳不壹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

所侵陵不成為

兩段起處。捕叙子產懼慕。速張于前。收處。不附叙哭于皮事于後。亦以前偶後奇為章。法堯裏爭承正項于中也。文律摠以相配。適均為妙。

文以子產為主。故特作收然于事則。服却主人翁矣。輕將合諸侯三守關。合道合諸侯于平丘。結一邊而兩邊皆到手法。至輕且密也。

註雖兼美晉意實專美于產。美于產而平丘之可憐在言表矣。

不警邊故侵而不知不設備故競而不敵。

後六國封陳蔡對說却以陳蔡為主。故于上層先透一筆而下以重筆另對亦

國。近按會禮。信制。告之。訴。公不與盟。欲討魯故。

之。蒙。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懷錦奉壺。飲冰以

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筒蓋可以取

飲。蒲伏本又作蒲。音童。又音勇。時八月乃夏六月也。故飲冰以辟暑。不當解作箭筒以與壺。復

補正。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

也。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決竟。無為為

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

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音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君子

為治乃國。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

家之基本。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正義言盟主會

事禮也。合諸侯。限藝貢。賦使之有常。是為得禮。則子

產爭之不為有失也。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

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

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大獲

而歸。為十五年晉。伐鮮虞。起本。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

前奇後偶章法
既封陳蔡而皆復之一句為上下關板
而逆提順結用筆尤活
三禮字頗可憊點却整整寫三遍省則
徑省不省則徑不省傳例如是

此語自反而不縮矣乃歸季孫之機也

即藏之外府置之外厥意而語特大方
平排四未字極板連掉兩在字極圓

此篇叙晉歸季孫事以惠伯為主未歸
則說之使歸既許歸又欲歸之得體極
有作用季孫無識反為鮒恐而惠伯之
待禮如故也微惠伯其不見笑于穆宣
乎

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

故諸侯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傳言平隱大子之子

廬歸於蔡禮也隱大子大子有也廬蔡平侯悼大子之子吳歸于

陳禮也悼人子偃師也吳陳惠公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

得此諸侯故明之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

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

公子河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

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

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之語曰魯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瘳差也親親

與大賞其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

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吾豈無大國。言非獨。穆子不合得去事他國。晉可事。

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

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

其老。老尊。若猶有罪歟命可也。命也。若曰無罪而惠

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

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

曰不能鮒也能。鮒叔。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

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微

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雖獲歸骨於晉猶子

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

除館於西河。西使。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平子懼先

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喜得免。林。大夫不至必見執也。

而後至亦。三月曹伯滕卒。無傳四同盟。林武。公卒子平公頃立。

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未。同。

盟。林著丘公卒郊公立是年奔。冬莒殺其公子。齊著丘公之弟庚與立是為共公。

惠伯以利害動穆子叔魚亦以利害動。平子而以理動一以情動文之不能。動人者必不能入情入理者也。詳叔魚語正見晉亦有辭但能恐季孫而不能恐惠伯是對面反映法。

意恢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

僖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為尊

晉罪已禮也禮修已而不責人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族譜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癸為一人服云司徒姓老祁字慮癸亦姓字二人季氏家臣補正曰宜從服說其稱臣者猶令人相語自稱僕也

○南蒯曰臣願受盟待得先妙先作地步

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歿請待間而盟明差也許之

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欲因合眾以作亂遂劫南

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

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子

何所不逞欲請洪子送使請期五日南蒯請期冀有變遂奔

齊待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對曰臣欲張公室也

張強張強子韓皙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

也收前兩節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歸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

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國上

此段完南蒯叛費事以祁癸偽盟來歸為主詳在齊一番謀評斷南蒯所以出脫祁癸也否則以叛易叛兩人為世誦屬矣待盟請盟對叙末以歸費結之亦前偶後奇格

楚提兩簡兵句本重用師然用師必先撫民中十六句皆撫民甲禋事未亦重

結息民而輕帶用師。運掉有筆。上國東國一詳一略。恰包實事于中間。絕妙章法。

以一筆結兩段。息民順結撫民用師。倒結簡兵老潔之極。

只五個人用三層寫出第一層。只兩人第三層添出三人都兩開說第三層將五人串合讀之極糾紛却極清晰妙筆。凡糾紛處用整筆方鍊讀此可悟。

有德無厭是案。平王殺其身而庸其子。無忘舊勳節以叙為斷矣。

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

養老疾收介特。

介特單身民也。收養不使流散。介一古賀反。

寡。

賦稅。

赦罪戾詰姦慝。

詰責問也。戾力計反。

舉淹滯。

淹滯有才德而

未敘。

禮新敘舊。

新齋。

祿勳台親。

勳功也。親九族。

任良物官。

物事。

也。正義言量事而官之也。

者亦如之。

如然。

好於邊疆。

結好四隣。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禮也。

正義謂十九年城州來以挑吳是也。十七年長岸之戰未滿五年吳來伐楚不可不戰非土

本心也。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

郊公著丘公子。

國人弗順。

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

庚與莒共公。與音餘本亦作與。

蒲餘侯惡。

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

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

郊公惡。

公子鐸而善於意恢。

鐸亦羣公子。

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

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為下冬殺意恢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

有佐立之德。

與養氏比。

而求無厭。

養氏子旗之黨。養山基之後。

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

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即以無忘舊勳。

辛子。

前兩人合謀此便分任其事伏應甚明

此篇一案兩斷亦向斷三人仲尼又斷叔向文意相承遞重由散而排最是整瞻文字

三人同罪以叔魚為主看未段單以三叔魚為重也妙在前半久而無成章便見一賂一殺單從叔魚而起平叙中已伏側重之案不解此種筆法則前平後側背腐相判轉落必費手矣

鄙本奪田而又有靡角勝楚之功罪在雍子當是叔魚故意刁難以索賂耳及受賂而後捕之則那侯得以有辭矣不然舊獄久而無成何至叔魚而遭刑之哉下文自知其罪雍子亦必有不是處况欲人人罪何患無辭聞官未受賂前是一樣審斷既受賂後又一様定欵雖百世可知也

旗之子
即公辛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

公子鐸適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賂

齊以

○齊那侯與雍子爭鄙田那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鄙計六

超六二反。正義曰襄二十六年傳稱巫臣奔晉晉人與之那雍奔晉晉人與之鄙則鄙是雍子之田也而巫臣之子爭之晉語云那與鄙比爭疆界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

叔魚攝理攝代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

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刑侯蔽斷也。刑禮庶民之獄以那成蔽之康

刑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語不蔽要囚皆以蔽為斷也其罪於叔向叔向日三人同罪施生戮必可也施行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嚮獄刑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

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昏墨賊殺者皆死

刑皇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前云皇陶古之直者。法皇陶故曰古之遺直。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正義張云施

治國制刑四句由主入賓下三言兩賓一主亦一順一倒法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本以直字應上却倒添一義字與結處呼應妙法只一筆上搭下筆意圓轉不滯耳註謂于義未安直則有之天下未有不合于義而可為直者杜公竟未讀魯論來整整三段文筆與中幅相配

殺親益榮此言恐傷友于之心疑非夫子語家

猶劫也邢侯亡故劫之孔晁國語註云治國制刑不廢其族也尸氏反杜無註當從施如字

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已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末薄也滅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服虔讀滅為戚下屬為句非

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看結句當平丘之會數是天子斷其合義而稱之為直也

其賄也謂言瀆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與諱心本相妨或謂其雜湊非也

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頗也三惡除殺親益榮榮名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宜則三利加

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正義曰義者于事合宜所以為得理直者唯無阿曲未能圓通劉炫以直則是老我而規杜氏非也按前日義也夫似疑其非義後猶義也夫則仍無傷于義孔氏以兩夫字皆疑怪之詞故但曰遺直不云遺義亦非

經甲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同盟

立○三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魯書右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正義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籥武執干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遂盡去其樂而終祭事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兩樂不樂而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也○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遠

此段前三句目非祭祥而喪氛而在位
事後三力自位事而卒而去樂卒事乃
倒應喪氛祭祥作一順一逆筆法

護人所以
見逐而書名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無傳

○秋晉荀吳

帥師伐鮮虞

不嘗狄晉矣荀吳何以無
貶于初伐貶實錄而已見

○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

齊戒補正曰此
乃春禘秋嘗之時

禘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並同唯
閏二年吉禘于莊公為三年喪畢詳審昭穆之祭要
之皆非五年大祭追遠之禘也按魯公之廟文世
宗上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以武公為不毀之廟
似禘于其宮而不于
太廟與補正說合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

亦黑之禘非祭祥也喪氛也

被妖氛也蓋見于宗廟
故以為非祭祥也氛惡

氣也。被于鳩反。周禮有祗禘之官鄭云祗陰陽
氣相侵漸成祥者服云水黑火赤水火相遇故曰喪

其在蒞事乎

蒞臨也

二月癸酉禘叔弓蒞事籥入而

卒去樂卒事禮也

大臣卒故
為之去樂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朝吳蔡大夫有功於
楚平王故無極恐其

右曰寵疾
害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

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

請求上位
服虔以為辱為

欲去下
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

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

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

王唯信子王唯信吳余唯信吳臣豈不
欲吳四起句一樣筆調相映作章法章
法奇絕人四層作兩半讀參差整齊
兼而有之

唐錫周曰看他為朝吳謀像一片熱腸
為蔡人謀像一片熱腸為平王謀像一
片熱腸大好似思信哉

中平王之所忌現身設法諱至巧也

俞寧世曰轉變似檀弓峭刻近國策

王或庵曰在蔡二字領起通以複句見
姿大類考工公穀章法

此篇直是兩對格前不許叛後不違降
前語先其後反後語先反而後正前

叔向語用寬引後事君語用緊接前段
庶民以信為骨後段事君以義為骨兩
兩相對全適姦教息極言其失前用之
後半後用之前半極其參差或以吾城
叛我亦能事君將對面翻轉看前用之
前半後用之後半又各作上下轉極尤
雋爽可毒若前以好惡不愆起後仍抱
好惡不愆結前云欲城後云城可獲格
則截對面意自串通合兩為一章法勻
密極矣 庶民事君離分說其實以民
為王看上下凡六點民字也

故寡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

臣豈不欲吳善與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

謀。此語註當前知為句思意只作一句讀前指乾裕
之役而所言言我早已知其權謀有異于人不可不去

也較。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

捷。在蔡必能使蔡也言吳速強而背楚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周景王子。傳為三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母也傳為晉

○晉荀息帥師伐鮮虞圍鼓鼓自狄之別鉅鹿

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

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

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好。或以吾城叛吾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

何無以復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

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姦所發滋多

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

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

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

忘字緊附降字

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賈怠保守

無卒卒終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

率義不爽其差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

也苟災必具能獲故因以示義○正義曰十七年荀

吳詐祭于維以滅陸渾二十二年負甲偽糴以入昔

陽而此時獨得降而不納者知其力能必獲故因以示義也

忠以死君命無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

敢懷二心者

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韞歸戴韞鼓君名

○戴本又作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李孫

執今既得免故往謝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

以文伯宴樽以魯壺躒力狄反○周禮司尊彝云

秋嘗冬烝饋獻用兩壺樽鄭註壺者以壺為尊又燕

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是禮法有以壺為樽

者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

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文伯揖籍談

物○林蓋是時晉為盟主不修職貢伯

林西仲曰用兵爭利常事也况大鹵之
提亦用學卒薄其米陣原非純以正勝
者此番不受鼓叛乃君子不登叛人之
意為名義起見則可及圍鼓三月而鼓
請降必欲待其食盡似未免涉于迂濶
先輩謂其料定彈丸掌握落得為此義
精仁熟之言以示人可謂推見至隱矣

此篇前後相對王責籍談重在藝器而
譏其忘典叔向責王重在喪宴而譏其
忘經語意皆相準而立章法不偏枯也

王求藝器却不重責其無而單責其忘
典晉論失禮亦不重譏其求而單譏其
忘經都是將冠冕處來做個話柄其實
一貪一吝滿肚皮意思都注在藝器上
當于言外得之

無辭揖籍 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 謂明德之

分 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 薦獻也彝常也 謂可常寶之器

若魯壺 晉居浚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

及拜戎不暇 言王寵靈不見及 故數為戎所加陵 其何以獻器王曰叔

氏而忘諸乎 叔籍 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

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密須姑姓 國也在安

定陰密縣文王伐 關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 關鞏國 所出鎧

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 參虛實沈之次晉之 分野○參所金反○

起結以兩忘字為呼應中又以兩分字 為呼應皆自成片段處

唐叔文公相對通說前分字在提句後 分字在煞句又叔父其反無分乎一筆

喝起下以非分而何順應無分再以不 登叔父例應叔父明畫之極

正義上繫參之 其後襄之二路 周襄王所賜晉 文公大路戎路 鍤鍤

有鬯人之官鄭註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于上

下也賜鍤鍤者使之專殺 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

戮賜秬鬯者使之祭先祖 南陽之田 事在僖二 十八年 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

不廢 東○設○文○有○氣○魄○神○采 有績而載 書功 於策 奉之以土田 有南 陽 撫之以

彝器 弓鍤 之屬 旌之以車服 襄之 二路 明之以文章 旌 子孫不

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言福祚不在叔 父當在誰邪○

福祚之不登叔父絕句 補正言忘其彝器是福祚 之不登惡在其為叔父乎○按此以叔父屬下為倒

前後都以且字為一轉前忘分忘祖有
兩層後樂憂非禮亦有兩層特特相配
為章法

籍父無後斷在尾王其不終便斷在首
恰作中間轉接左氏用熟之法

句亦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

曰籍氏孫伯鷹晉正卿籍談九世祖。鷹以斬反。正義九世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郊

子以少暉為高祖意同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

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鷹女司典之後

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

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數色主反。正義曰定十

籍秦秦即談之四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日王其不終

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

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

年喪按補正曰禮為長子斬衰三年喪妻雖期年

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

之義在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哀則同也與正義說同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

彝器樂憂其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

喪也正義言諸侯自有善功乃作三年之喪雖貴

常器以獻其功獻非由喪也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

故議其不遂。正義葬日即虞虞即卒哭卒哭去葬相去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

不遠共在一月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正義言喪

服將終早除猶可宴事必不可也襄十六年晉葬悼

樂憂非禮作兩層說上從喪宴輕帶彝
器下從彝器歸重喪宴末并議王之多
言詞意周到之極

俞寧世曰籍氏咎在忘祖王夫在樂憂
忘祖自當無後樂憂自當不終此不易
之理非禮度也先記既葬除喪便見王
不當樂憂記攝籍談對便見談不當忘

左補

春秋左傳

卷三昭公

三

祖至于典碩出以疏越精警運以煥宕
文格尤超
孫執升曰王言詞令爾雅典故秩然與
定王之語士季同一詳瞻然隨會能修
執秩以為晉法叔向刺王之悖經而不
知訓談以稽典是憂不可樂而祖固可
忘也王朝有人當并與籍氏同其責
王或庵曰意在譏王之失禮為二十年
王空亂張本王之失禮主也籍談之志
典賓也乃賓為正傳則賓似主主為餘
波則主似賓顛倒主賓變亂奇正此宣
成以前手法也

公平公會于澳梁與諸侯宴于温又九年八月葬我
小君穆姜十二月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傳皆無譏則
卒哭之後得宴樂也。卒哭謂卒此無時之禮王之
哭蓋始者哀至即哭虞祭後唯朝夕哭而已
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
服又設宴樂。未
申講求器宴樂甚。言以考典也。考成也。
是。否。則。反。脫。來。脈。言王忘已大經而多為言語舉
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正義
先王之典將焉用之。于代典也。
楚子誘

經乙亥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林齊景有志
戎蠻子殺之林戎蠻子嘉也不名名之則疑于蔡侯
也。正義曰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爵

也。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林昭
公卒子頃。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

葬晉昭公。三月而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猶以取鄭故也公為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

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
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

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
二月丙申齊

本叙齊侯伐徐却插入楚取蠻立子事
以楚之禮形齊之賂也昭子却嘆無相
又以齊之害形晉之哀也皆意在言表
齊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串叙看
其用突挿法有橫雲斷嶺之奇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昭公

師至于蒲隧

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破。取慮上音秋。下力居反。如淳音陬婁。

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

甲父之鼎

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林邾莒畏齊討

已故從徐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齊君

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

無亢。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

居莫知我肆

詩小雅。戾定也。肆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

異心。無有念

其是之謂乎。傳言晉之衰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

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閣。孔張子孔之孫。禮大

夫立于東夾。南面。張立于客間者。蓋賓未。執政禦之

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秋張

西執政。又禦止之。張又益。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

富子鄭大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

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必陵侮我。補正言幾見有

而國不亡。二十四年傳。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也。照後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七

此篇自是而截事。下事與上事全不相。關。然下文却全因上文生出。蓋孔張見。笑于客。富子以之責子產。子產雖怒。其。過當然失位之患。鄙我之慮。終當爭勝。于大國。故恰好。因其有請環強賈之事。盡情抑勒。使客輸情。罪而去。而曩時。之笑。我乃乘然自失矣。前半大國及鄙。我字後半處處關照。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也。厥線轉。至此文而極矣。兩失位。不同。交卸。借作聯貫。挾帶又一活法。兩。禮字固一篇之主腦也。

提一怒字。下文一反一正。先破恥字。未

左傳

三。澤。男。責。富。子。作。掉。尾。句。句。傳。盛。怒。之。神。
後。半。篇。子。產。語。語。剛。執。昔。以。云。怒。時。不。可。作。私。書。于。此。益。信。

當作邊鄙解言以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
為鄙邑而陵之也。
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

信刑之頗類。緣事類以成偏頗。類一力猥反服讀。為類不平也。正義曰二十八年註類也。獄之放紛。放縱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會朝大國而言孔張在本國失位故得不以為恥。使命之不聽。下不從。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見也子孔卿襄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鄭國之政。

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有祿於國。受祿於家。邑。有賦於軍。軍出卿。喪祭有職。有所受賑歸賑。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先儒皆以賑為祭社之肉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蓋奉君命以戎事攝祭耳。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子寧以他規我。規正。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其朴自。在鄭商故宣子欲得而襲之。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李進云好孔也。

反。煞。蚩。勁。筆。有。餘。怒。然。有。意。無。意。却。已。暗。透。後。交。矣。絕。妙。伏。筆。法。
下。文。雖。從。上。文。而。來。精。神。却。全。注。重。後。半。故。上。截。一。層。下。截。寫。出。兩。層。合。來。是。前。奇。後。偶。格。然。一。層。中。僑。之。恥。也。僑。焉。得。恥。之。却。作。對。說。兩。層。中。真。君。不。知。我。

勿與知成。食不為失。位亦弗為。却作一
串說。分合處有相錯相配之巧。
寡君不知。此時密得推不管。下文却又
語語作喬家。主可見此處便是故意作
難也。語氣猶帶怒客入神之筆。
兩人語極逼人。情却不知子產別有意
思在。

策提抱收。中間順小。低應左氏慣用之
法。緊照前失位之恥。故兩意以定位
為主。失位一層。凡有四轉。成負一層。只
得一筆提斷後。又轉一意。實主輕重愈

四轉一層。第一層歸重鄙邑。蓋後半兩
鄙邑兩失位。乃遙應前鄙我失位。眼目
也。
第一番只推不知。第二番只推舊誓。其
正意却透發于中。段私下往復後。兩弗
為只一點。頓足最是運掉靈活。處若寫
作面覆。宣子便語同筆。伯
下半篇自成一橫。擔格蓋以中間貫兩
頭者。

有此客多少宛轉。子產執意不肯。初疑
未免太過。細味頗以大國鄙我為言。乃
知全為前文一笑發洩。絕不相涉。事寫
得如許。關照有情。奇絕。

左肅

肉柔
去聲
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

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

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

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

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

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

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

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

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其一否。為罪滋大。

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

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

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

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

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

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

春秋左傳

卷三昭公

三

我勿與知又為則優君不知句文飾得
妙
監誓不過借作推頭耳看他仍歸到成
貪失位兩意結然有此正論始足服人

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
此不應便下須先代子產鄭本在周畿內桓公
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
難措語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以艾殺此地斬之蓬
蒿藜藿而其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
盟誓來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艾魚廢反藿毋或句奪爾
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
把持到底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
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

不是單鼻口頭轉變生活又兩意以節
邑為主語氣輕重有法
直說到太國鄙我方在暗合前文真一
篇如一句矣
戴問得曰層層有色句句有味大抵意
奇則詞易工
宣子請皆賦分明七子籠武舊套忽從
不出窺志上脫換得意思全別此推陳
出新之法也

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言我給賈又不好林詩皆則鄭取則入聲與則去聲句亦有二義
取與二義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為鄙僑若獻玉
不知所成敢私布之自巳林云成字應上成價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
玉以微二罪產語對兩層為一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餞送行宣子曰二三
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子奮賦野有蔓草

子奮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奮才何才可二反又士知反說文
作奮齒有
差跌也 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子

上三段每一賦詩必一答謝。竟與竈武篇同一機局。此處忽然頓斷一層。化作兩層。下又變而抱說三層。併作一層。極變動可喜。

王或庵曰：禮所以定位。無禮則失位。子產相鄭以小事大。全在持之以禮。無錚無細。不敢一時自越。亦不敢一事假人。所以能自立而不失位也。韓子求玉事甚微。而子產持之。始終不應。守此道耳。此傳特序此事。以見子產之能。而前一段借孔張點出無禮失位之言。又借和富子影和拒宣子之請。皆先驅也。後一段序六卿賦詩餞宴。隱隱寫一禮字。相為通映。而後點出辭玉作結。皆餘波也。

分作三事看者。一關於子產戒。曰四字。最有情趣。蓋子產所以折宣子者。全在無禮失位。而鄭先有一無禮失位之孔張。以貽宣子笑。子產之戒。何在子產之所持者。又何在乎。然此特文字波瀾。與子產無碍。故序子產拒富子之言。非詳其懷讓過甚。蓋詳其無碍于子產。以為下文拒宣子地耳。嚴厲鋒鏘。豈漫然之筆。

起亦以知鄭志。便似出個題目。不出鄭志。便是就題目做文字。文無新舊。以切為正。此正所謂切者。結併為前篇作收拾。其不連前篇而另作一首者。文氣各成一格也。坊本于前篇則悞分于此篇。又悞合總是不講于

產賦鄭之羔裘

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已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已音記舍音。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之司直。子大叔賦：褰裳。

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已今崇好在。此不復令子適。

他子大叔拜。謝宣子。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褻不。

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以答之。所以晉鄭終善。正義言。

不有是告他人之事。其能終相善乎。核事字當屬下。為句補正。傳氏曰：人情相與玩習。恒不善其終。惟有是警戒當。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朔。

不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

之子柳賦。擇兮。子柳即段之子。即癸也。擇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已將和從之。

擇他。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二三君子以君命。與盛。

賦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皆昵燕好也。昵親。曰不出鄭志。也賦。

不出其國以示親。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好。昵女乙反。

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言志在靖亂。子產拜使五鄉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應起。

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鄉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可見不是少玉。消釋得妙。否則。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

篇法之故。前番巖聲厲色。此番和氣。春風合讀。見手意之變。亦復佳也。

俞寧世曰。明是三段文字。第一段孔張失位。第二段宣子講環。第三段六卿賦詩。以位字。禮字。罪字。耻字。信字。終字。作貫串。遂令三段銖成一片。

習實為常。不唯昔。想平子輩亦被他道。破爾幼惡識。正是怪其小時了了也。當微會之。

荒山林也。只四字。而從事山轉出斬木。甚簡而明。

猶信。應前惡識國句。有子。應前爾勿句。無一字閒。

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

○公至自晉。晉聽公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

隨公從。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

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

惡鳥路反。按今皆讀平聲。忘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

○秋八月。晉昭公卒。為下平子。如晉葬起。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欸。豎柎有事於

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柎音附。又方子反。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于山。執山林也。執養護令祭。殖。執音藝。而斬其木。其罪大矣。

奪之官邑。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

猶信。自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

之戎。自是凡滅不復稱人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冬。有星孛于

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孛。音佩。一音勃。正義曰。大火謂之大辰。大辰蒼龍宿之體。

心在中最明故以侯四時字等
 星也狀似掃帚光華字字然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
 岸
 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
 楚地○林吳楚始書戰自是楚復書人君臣不見
 經者十八年
 吳入郢矣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

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穆公賦菁菁者莪菁菁

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

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言若無所以

正義謂不有學問治國者國豈能久林註解以為用謂用國之才非之人亦屬添設

久語作贊亦別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

食當用幣於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

於社責羣諸侯用幣於社請上伐鼓於朝退自禮也

平子禦之禦禁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

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

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

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

大史答言在此月也正義曰平子蓋以正月為

首之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三辰有災三辰日月

星也日月

此當祝史特請用幣之所昭子引禮
 便兼伐鼓說平子以正月朔為言止而
 不用當亦兼伐鼓用幣而言太史並正
 其失又引夏書則單証奏鼓乃特與請
 幣對看見此二者缺一不可也林註于
 止也單指用幣非
 平子誤會六月非四月太史單辨此月
 之即正月故起結特用重筆與昭子語
 重伐鼓用幣不同平子執定其餘則否
 便是既不信禮又不遵時不君君言其
 日無王制云爾

相侵又犯是宿。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正義謂滅其物采蓋象

朝服而用素為之。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

如令之單衣也。故夏書曰辰不集于

伐。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

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今允征瞽奏鼓。瞽樂師奮夫馳。

庶人走。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孔安國曰畜夫主幣之官鄭云蓋司空之屬此

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

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正義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補正日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

一篇典故當分三層讀首尾是實中是主。題本奇古自應有此博雅麗密之文。

起手提明吾祖下文便應接少皞說去却先引四賓以陪一主自是鋪排襯托

之法但四賓之中依次說來自當以伏羲為種首却偏留在著末既令龍鳳以

類相從而太皞少皞賓主相對尤為工切此敘述中剪裁巧妙處故徵實而極

翻空也。大抵錯綜顛倒必有妙義否則待亂人耳目亦何取焉。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

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正義少皞氏身號金天氏

代號也下炎。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

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

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

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其工氏以水

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

官。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

瑞故以。我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

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正義曰

此等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託言之爾時鳥名如今之此官也。

立鳥氏司分者也。伯趙伯勞也以青夏至鳴冬至止

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鳴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

氏司閉者也。丹鳥驚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驚必滅

反。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鷯也。鷦鷯孝。故為司徒主教民。 鳴鳩氏司馬

實講以鳥各官凡四項作三層說以五鳥為王五鳩佐之五雉九扈前人謂是五鳩之屬者其五鳥先摠後分五鳩先分後摠五雉九扈有摠無分又五鳩作蒸雉扈便用作提詳略順逆極整極變連點三民字為民師作引尤見承接之妙。

也。鳴鳩王鳴也。鷦鷯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鳴鳩氏司空也。鳴鳩平均故

為司空平水土。○鷦鷯。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鷦鷯故為司寇主

盜。鷦鷯氏司事也。鷦鷯鷦鷯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民上。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四方聚故以鳩為名。曰鷦鷯雉東方曰鷦鷯

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鷦鷯。伊洛之南曰翟雉。○鷦鷯音存。又音遵。鷦鷯側其反。翟音狄。又音濁。鷦鷯又作希。翟許

革反。賈逵曰。鷦鷯攻木之工。鷦鷯搏墻之工。翟雉攻金之工。鷦鷯攻皮之工。翟雉設五色之工。考工記

更有刮摩之工。此無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所屬亦不可據也。

正義。雉聲。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鷦鷯。夏扈鷦鷯。秋扈鷦鷯。冬扈鷦鷯。

我出不能絕遠一層論有歸宿文亦有首尾最結構固足處
通篇排偶忽用單句作收文氣靈活特添遠近二字作對以縮前結後文意濃厚構句最精
夫子語一句收應末段一句收應前段真無一字落空也
唐鏐周曰題只鳥名官三字審者何處生發耶看他偏從四面八方寫來題前一視題後一托結成昇彩中間實疏正百條分縷析燦若雲霞左氏此種文真空前絕後之作

黃棘扈竊丹行扈暗暗官扈噴噴系扈竊脂老扈鷓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音戶鷓扶云反鷓勃倫反暗側百子夜助額三反噴音責又音贖賈逵云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夏扈竊玄趣民耘苗秋扈竊藍趣民收斂冬扈竊黃趣民蓋藏棘扈竊丹為果駟鳥行扈暗暗書為民駟鳥青扈噴噴夜為民駟獸桑扈竊脂為扈民無淫者也
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訓扈為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仲尼聞之見於而以民事命官天瑞遠民事近
郊子而學之於是仲尼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

傳荀吳滅陸渾事却不從宣子夢授陸渾敘入開闢寫一層謝請祭養弘監脩于前而賦浮應夢輕輕倒作掉尾極變化有致也

官學在四夷猶信

失定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三塗

屠蒯晉侯之膳宰也

以忠諫見進維維水也

三塗山名在陸渾南

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

乃警戎備

警戎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

自棘津

河津名

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

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

其眾奔甘鹿

甘鹿周地

周大獲

先警戎備故獲

宣子夢文公攜荀

伐戎人事也而以鬼事始終之文即因之成章法矣

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欲以應

正且告成事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

申須曰彗所以除申須魯大夫○彗

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彗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

今除於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象而徵也

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沒也

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補正邨氏曰其與語辭

猶曰火出於夏為三月謂昏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其諸

月夏數得天得天正正義曰斗柄所指一歲十二月分為四時夏以建寅為正則斗柄東

指為春南指為夏是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為得天四時之正也

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

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也

星孛及漢漢水祿也天漢水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

衛今濮陽縣昔帝顛頊居之其城內有顛頊冢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

一事而三人料之議論多少不一其實皆相承說去也第一節提明火出必布諸侯有災兩意且虛說第二節便從此申說夏數得天及丙子壬午云云乃是實指火出必布一層四國當之至水火之牡乃是實指諸侯有災一層末一節宋衛陳鄭將同日火又是總項中節兩層通篇兩頭畧中間詳以互見為章法乃又出一格矣

夏數得天下不徑接不過其見之月却將四國當之夾說在中而後以丙子壬午遞接作結左氏往往好用此等筆法其在宋衛陳鄭乎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都用憑空喝起之筆推步文字最難得此種靈活姿致也

之牡也。牡雄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其以

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

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薄本又作搏音博。正義曰

彗在大辰為多及漢為少是水少而火多火行其意

水必助之故。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彗星

此日當火也。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鄭神龜言於子產曰

伏否故。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瑋玉璣鄭必不火。瓊瑋

也。等玉爵也。璣子產弗與。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

勺也。欲以禳火。故也。為明年依衛陳鄭災

傳。

通篇說了無數天道未忽結以子產弗與一筆固為後文作緣起在本文則重另轉一境也奇甚峭甚

